

六、如來藏心與修定 (p.179-194)

(一) 前言

1、如來藏與自性清淨心相結合的由來

在增上心 (adhicitta) 學的修行中，引出了心性本淨——自性清淨心

(prakṛti-citta-prabhāsvara) 說：唯心 (cittamātratā) 與唯識 (vijñapti-mātratā) 說。由於如來的崇仰，而有如來藏、我 (tathāgata-garbha)，也就是佛性 (buddha-dhātu, buddha-garbha) 說；如來藏又與自性清淨心相結合。

2、如來藏有印度神學的意味，故佛教給予新的解說

如來藏說，有印度神學中的神我意味，所以佛教界都給以新的解說；比較接近本義的，是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所說。論上說：

「法身遍、無差，皆實有佛性，是故說眾生，常有如來藏」(大正三一·八二八上)。經說一切眾生有如來藏，可從三義說：

一、「法身遍」：佛的法身 (dharma-kāya)，遍在一切眾生中。

二、無差：真如 (tathatā) 清淨，眾生與佛是沒有差別的。

三、佛性，依梵本是佛種姓 (buddha-gotra)，眾生有佛的種姓。

從佛說到眾生，是「法身遍」；從眾生說到佛，是「有佛種姓」；佛與眾生，平等平等：所以說一切眾生有如來藏，主要是從如來果德的真常，而說眾生佛性的本有。

(二) 如來藏心

1、如來藏融攝唯識說——真常唯心論

(1) 虛妄唯識系

西元四、五世紀，瑜伽行派 (Yogācāra) 的無著 (Asaṅga) 與世親 (Vasubandhu) 論師，廣說一切唯識所現；依虛妄的阿賴耶識 (ālayavijñāna)，成立唯識說。

(2) 真常唯心系

當時流行的如來藏，就是自性清淨心說，融攝了瑜伽行派的唯識現，而成「真常唯心論」，

2、代表的經典——《楞伽經》與《密嚴經》

代表性的教典，是《楞伽經》與《密嚴經》。

《楞伽經》共三譯：宋求那跋陀羅 (Guṇabhadra)，於西元四四三年初譯；元魏菩提流支 (Bodhiruci)，於西元五一三年再譯；唐實叉難陀 (Śikṣānanda)，於西元七〇〇——七〇四年三譯。

後二譯(與現存梵本相同)，前面多了〈勸請品〉，後面多了〈陀羅尼品〉與〈偈頌品〉。前後增多部分，與唐代(二次)譯出的《密嚴經》，意義更為接近。這是依一般的妄心所現，引向唯心——本淨如來藏心，也就是佛的自證境界。由於表現為「經」的體裁，所以更富於引向修證的特性。

3、與原始佛教、初期大乘不同的思想體系——如來藏依

(1) 如來藏·真心

依不生滅——常住的如來藏為依止，成立生死與涅槃；依生滅無常的阿賴耶——藏識為依止，成立生死與涅槃，這是「大乘佛法」中截然不同的思想體系。

A、《勝鬘經》——如來藏為染淨依

以如來藏為依止而評斥無常剎那生滅的，如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（大正一二·二二二中）說：

「六識及心法智，此七法剎那不住，不種眾苦，不得厭苦，樂求涅槃。世尊！如來藏者，無前際不起不滅法，種諸苦，得厭苦，樂求涅槃」。

（A）如來藏不生滅：能成立生死涅槃

「心法智」，異譯作「所知」。《勝鬘經》以為：如來藏是不生滅法，所以能種苦——受業熏而感苦報。也能厭苦，願求涅槃，那是由於如來藏與不思議功德相應（也就是有「佛性」）。

（B）七法剎那生滅：妄心不能成立生死涅槃

六識等七法，是剎那生滅的，虛妄的，不可能成立生死流轉與涅槃還滅。依據如來藏說，剎那生滅的七法，不能成立生死流轉，那瑜伽行派的藏識，是虛妄生滅法，當然也不能為依而成立一切。

B、《楞伽經》——如來藏「本淨客染」

融攝瑜伽行派——虛妄唯識的如來藏（自性清淨）心者，依《勝鬘經》而作出阿賴耶識的「本淨客染」說，如《楞伽經》中就這樣說：

「我為勝鬘夫人及餘深妙淨智菩薩，說如來藏名藏識，與七識俱起」（大正一六·六二〇上）。

（A）如來藏名為藏識

《勝鬘經》的七法，解說為七識；而如來藏演化為「如來藏名藏識」（阿賴耶識）。

「如來藏名藏識」，是什麼意義？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五（大正一六·六一九下）說：

「如來藏是善不善因，能遍興造一切趣生，譬如伎兒變現諸趣。……無始虛偽惡習所熏，名為藏識，生於七識無明住地。譬如大海而有波浪，其體相續，恆住不斷；本性清淨，離無常過，離於我論」。

「菩薩摩訶薩欲得勝法，應淨如來藏、藏識之名。大慧！若無如來藏名藏識者，則無生滅」。

在生死流轉的五趣、四生中，如來藏如伎兒一樣，五趣、四生變了，如來藏還是那樣的本性清淨。如來藏不是生死苦的造作者，也不是生死苦的受者。那為什麼依如來藏而有生死呢？由於無始以來，為虛偽的惡習[雜染種習]所熏染，就名為藏識，生起七識。

（B）藏識的二分：真相與業相

藏識是本性清淨，而為客塵所染的，有（自體）真相（jātilakṣaṇa）、（客體）業相（karmalakṣaṇa）的二分。

a、業相

說阿賴耶識為依止，生死流轉，是約「業相」熏變而現起說的。

b、真相

藏識並不只是業相熏變，所以業相滅除了，七識不起，生滅法都滅了而藏「識（自）真相不滅，但業相滅」（大正一六・五九三下）。這就是「淨如來藏、藏識之名」，也就是不再是阿賴耶識而名為如來藏了。

C、《大乘密嚴經》——如來藏「常住（不滅）清淨（無垢）」

藏識的妄現世間相，是由於無始的妄習而來的，真相——自體是清淨不滅的。這一思想，《大乘密嚴經》說得更明白：

「藏識亦如是，諸識習氣俱，而恆性清淨，不為其所業」（染？）；

「阿賴耶識本來而有，圓滿清淨，出過於世，同於涅槃」（大正一六・七六五上、七三七下）。

如來藏與藏識，在「真常唯心論」中，是同一的，不過在說明上各有所重而已。

《大乘密嚴經》卷下（大正一六・七四七上）說：

「如來清淨藏，亦名無垢智，常住無始終，離四句言說。佛說如來藏，以為阿賴耶，惡慧不能知，藏即賴耶識。如來清淨藏，世間阿賴耶，如金與指環，展轉無差別」。

D、小結：真常唯心論體系

《楞伽》與《密嚴經》，融攝瑜伽行派的教理——五法，三自性，八識，二無我，而實則自成體系。為生死世間依止的，是常住本淨而受熏說；為涅槃依止的，是常住清淨如來藏（無垢智）說。肯定《楞伽》、《密嚴》的這一特性，才明白「真常唯心論」的自有體系。

(2) 如來藏·真我

如來藏與我有關，是《大般涅槃經》等所說的。

A、無我的如來藏——開引計我外道

融攝「虛妄唯識」的《楞伽經》說：「開引計我諸外道故，說如來藏。……當依無我如來之藏」（大正一六・四八九中）。

《密嚴經》也說：「能斷一切見，歸依此無我」（大正一六・七五一中、七二六下）。

B、真我的如來藏

其實，無我是沒有外道所說作者等妄執，如來藏我是不能沒有的，如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七（大正一六・六三七下——六三八上）說：

「蘊中真實我，無智不能知。諸地自在通，灌頂勝三昧，若無此真我，是等悉皆無。……說無真我者，謗法著有無」。

「於諸蘊身中，五種推求我，愚者不能了，智見即解脫」。

「真我」，梵語 pudgala（補特伽羅）。有我的理由，是種種譬喻：如琴中妙音，伏藏，地下水，懷胎，木中火等（大正一六・六三七下）。最有力的證明，當然是「內證智」的修驗。

《中論》以五種推求我不可得，悟入我法空性。依《楞伽經》〈偈頌品〉說，那《中論》作者是「無智不能知」²¹了。²²

²¹ 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 7（大正 16，637c22）：「蘊中真實我，無智不能知。」

²² 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（p.307）：

以如來藏真我，破斥外道的我，也破佛法所說的無我。以五蘊中，作五種推求而我不可得，

(3) 如來藏·真心·真我

《密嚴經》也這樣說：「所謂阿賴耶，第八丈夫識，運動於一切，如輪轉眾瓶。如油遍在麻，鹽中有鹹味，……沈麝等有香，日月（有）光亦爾。……非智所尋求，不可得分別，定心無礙者，內智之所證」（大正一六·七三一上——中）。

丈夫，梵語 *puruṣa*，是《吠陀》所說的原人，一切依此而有的大人。在《密嚴經》中，丈夫就是如來藏識。真實我與丈夫第八識，是如來藏異名，所以「真常唯心論」，是真心，也就是真我；離垢清淨，就是如來。

(三) 修定

1、重信更重定的「真常唯心論」

如來藏，一般人是依信而知的；自性清淨心——心性本淨，唯心，唯識，都從瑜伽者的「修心」（定）而來，所以「真常唯心論」，有重信而更重定的傾向。

2、重視禪定的《楞伽經》

(1)《楞伽經》之禪觀

《楞伽經》立四種禪：

愚夫所行禪 (*bālopacārika-dhyāna*)，觀察義禪 (*arthapravicaya-dhyāna*)，攀緣真如禪 (*tathatālabhāna-dhyāna*)，如來禪 (*tathāgata-dhyāna*)。

A、愚夫所行禪

一、愚夫所行禪：是二乘所修的禪。「知人無我」，觀無常苦不淨相而入定，即使修到滅定 (*nirodha-samāpatti*)，也是愚夫所修。

長行說：「見自他身骨鎖相連」，是不淨觀。

偈頌說：日，月，紅蓮華，大海，虛空，火盡，都是四修定中的「勝知見」。

這些禪觀，「如是種種相，墮於外道法，亦墮於聲聞，辟支佛境界」（大正一六·六〇二上）。二乘的禪觀，與外道禪同等，這是值得注意的。

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七（大正一六·六三八下）說：

「於我涅槃後，釋種悉達多，毘紐，大自在，外道等俱出。如是我聞等，釋師子所說；談古及笑語，毘夜娑仙說；於我涅槃後，毘紐，大自在，彼說如是言，我能作世間。我名離塵佛，姓迦多衍那，……我生瞻婆國，……出家修苦行」。

《楞伽經》的佛，是姓迦多衍那 (*Kātyāyana*) 的離塵佛 (*Virajajina*)；而釋師子 (*Śākyasiṃha*) 的「如是我聞」(經)，與外道為同類。²³佛法演變到這一階段，變

是《中論》「觀如來品」所說的。經上說：「蘊中真實我，無智不能知」，如是智者，那就見真我而得解脫了。有真我的理由，是金銀在礦，琴中妙音，地下水，懷胎，木中火等譬喻；而最有力的，當然是「內證智所行」的修持經驗了。《密嚴經》也說：「所謂阿賴耶，第八丈夫識，運動於一切，如輪轉眾瓶。如油遍在麻，鹽中有鹹味，……沈、麝等有香，日月（有）光亦爾……非智所尋求，不可得分別，定心無礙者，內智之所證」。阿賴耶識是本淨的，名為丈夫識，丈夫是我的異名。我在那裏？如油在麻中，鹹味在鹽中，光不離日、月一樣。你要分別尋求，是求不到的。除了種種譬喻，就是說修證者所知，與論師的立場，是不相同的。有如來藏(阿賴耶識)我的理由，如理解些印度神學——奧義書(*Upaniṣad*)、吠檀多(*Vedānta*)派所說，也許會覺得有些共同性的。

²³ 詳閱印順導師《佛教史地考論》〈七、楞伽經編集時地考〉，p.223。

化太大了！釋尊為多聞聖弟子說法，從現實入手，不是出發於唯心的；然依真常唯心者的見解，「唯心」才是佛的正法。古德說：「心行道外，名為外道」。²⁴依《楞伽經》，應該說「心外有法，名為外道」了。

B、觀察義禪

二、觀察義禪：以下是大乘禪觀。義（*artha*），是心識所現的境相，所以說：「似義顯現」，「似義影像」，「相義」等。心識所現的一切法（外道的、二乘的都在內）無我，就是一切「妄計自性」是沒有（自性）自相的。在禪觀的次第增進中，就是諸地的相義，也知是唯心（識）而沒有自相的。

C、攀緣真如禪

三、攀緣真如禪：上來觀人法無我，是「妄計自性」空。能觀的心識，是虛妄分別，如一切法（義）不可得，分別心也就「不起」。真如不是緣慮所可及的；所分別、能分別都不起了（境空心泯），還有無影像相（*nirābhāsalakṣaṇa*）在，所以說攀緣真如。

D、如來禪

四、如來禪：「入佛地，住自證聖智三種樂」，那是如來自證聖智（*pratyātmāryajñāna*）。三種樂的意義不明，可能如《楞伽經》說：「七地是有心，八地無影像，此二地名住，餘則我所得，自證及清淨，此則是我地」（大正一六·六一九上）。

在方便安立中，（從初地到）七地是有心地，知一切唯是自心所現，與觀察義禪相當。八地無影像，也就是境空心泯（「離心意識」），住於無影像相，與攀緣真如禪相當。八地以上，九地，十地，普賢行地——三地，都可說是佛地，與如來禪相當。三種樂，可能是安住如來禪的，次第三地的現法樂住（*dṛṣṭadharmasukha-vihāra*）。

(2) 四種禪與唯識觀

四種禪的後三禪，與瑜伽行派的觀法相近。

觀察義禪是：「依識有所得，境無所得生」。

攀緣真如禪是：「依境無所得，識無所得生」。

如來禪是：「故知二有得、無得性平等」。

瑜伽行派是遣遍計，泯依他起，證圓成實——真如，真如約絕對理性說，是無分別智所證的。真常唯心者的如來禪，約佛德說；如來藏心（無垢智）離染而圓滿自證。所以在「住自證聖智三種樂」下，接著說：「為諸眾生作不思議事」。唯心的修證而都稱之為禪，意味著禪定的重視。

3、重定的《密嚴經》

唯心論的重定傾向，《大乘密嚴經》（見「大正藏」一六卷，下引文略）非常的突出。

(1) 約人說

《密嚴經》的主要說法者，是金剛藏（*Vajragarbha*）菩薩，如來稱之為「三摩地勝自在金剛藏」（大正一六·七四八下）。

被稱為「定中上首尊」（大正一六·七七三上），「定王金剛藏」（大正一六·七五八上）。

²⁴ 《百論疏》卷3（大正42，303a28-b3）。

「此之金剛藏，示現入等持，正定者境界」；「現法樂住內證之智，為大定師，於定自在」（大正一六・七五〇下、七五一上）。

〔2〕約法說

金剛藏所說的，是如來藏藏識（本淨）法門，也是禪定所見得的，如說：「如是阿賴耶，種子及諸法，展轉相依住，定者能觀見」（大正一六・七七二下）。

「如是流轉識，依彼藏識住，佛及諸佛子，定者常觀見」（大正一六・七五六下）。

「定者了世間，但是賴耶識」（大正七七一下）。

「清淨與雜染，皆依阿賴耶，聖者現法樂，等引之境界」（大正七六五上）。

「即此賴耶體，密嚴者能見，由最勝瑜祇，妙定相應故」（大正七六五下）。

「如來藏具有，三十二勝相，是故佛非無，定者能觀見」（大正一六・七四九下）。

如來藏是我——勝丈夫，所以說：「如摩尼眾影，色合而明現，如來住正定，現影亦復然。……如是勝丈夫，成於諸事業。……無邊最寂妙，具足勝丈夫，……是修行定者，妙定之所依」（大正一六・七五〇上）。

〔3〕勸修

禪定這樣的重要，所以一再勸修，如說：「此密嚴妙定，非餘之所有，……汝應修此定，如何著親屬」（大正一六・七六一中）？

「汝於三摩地，何故不勤修」（大正一六・七六一下）？

「難思觀行境，定力之所生，王應常修習，相應微妙定」（大正一六・七五三中）！

〔4〕一切聖者與佛，皆由禪定生

一切聖者與佛，都是由禪定而生的，如說：「此是現法樂，成就三摩地，眾聖由是生」（大正一六・七六八下）。

如來「以得三摩地，名大乘威德，住於此定中，演清淨法眼。……十方一切佛，皆從此定生」（大正一六・七七五中）。

「密嚴中之人，……常遊三摩地。世尊定中勝，眾相以莊嚴」（大正一六・七四九下）。

「世尊恆住禪，寂靜最無上」（大正一六・七五四下）。

《大乘入楞伽經》也說：「住如來定，入三昧樂，是故說名大觀行師」；「根本佛（唯）說三昧樂境」（大正一六・五八九上、下）。

〔5〕菩薩進修的次第

菩薩的進修次第，如《大乘密嚴經》卷上（大正一六・七四九上——中）說：

「如來常住，恆不變易，是修念佛觀行之境，名如來藏。猶如虛空不可壞滅，名涅槃界，亦名法界」。

「若有住此三摩地者，於諸有情心無顧戀。……是故菩薩捨而不證。……入如來定，……超第八地，善巧決擇，乃至法雲，受用如來廣大威德（定名），入於諸佛內證之地，與無功用道三摩地相應。遍遊十方，不動本處，而恆依止密嚴佛剎」。

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一（大正一六・五九四上）也說：

「觀一切法皆無自性，……如夢所見，不離自心」。

「知一切境界，離心無得。行無相道，漸昇諸地，住三昧境，了達三界皆唯自心。得如幻定，絕眾影像，成就智慧，證無生法。入金剛喻三昧，當得佛身」。

〔6〕小結

重定的情況，《密嚴經》是明白可見的，如說「現法樂住內證智境」，「現法樂住」就是四修定之一。這裡，我願提出一項意見。

(四) 重般若與重定的修學系統

1、重慧學的系統

(1)「佛法」時期的緣起正觀

「佛法」，是從現實身心活動（推而及外界），了解一切是依於因緣（nidāna），進而發見因果間的必然法則——緣起（pratītya-samutpāda）而悟入的。

A、緣起的正觀

在緣起的正觀中，如身心不息的變異——無常（anityatā）；一切是不徹底，不安隱的——苦（duḥkha）；無常苦的，所以是無我（nirātman）。

B、重於無我

觀察身心無我的方法，主要是「不即蘊，不離蘊，不相在」。分別的說：色蘊不就是我，離色也沒有我，我不在色中，色不在我中（後二句就是「不相在」）。五蘊都如此，就否定了二十種我見。

C、般若的空慧

「佛法」是觀察、抉擇我不可得，無我也就無我所，無我我所就是空（śūnyatā）。所以般若——慧，在七覺支中名為「擇法」。

D、瑜伽的勝義觀慧

了解世俗的智慧外，勝義諦理（paramārtha-satya）的觀慧，《解深密經》也說：「能正思擇，最極思擇，周遍尋思，周遍伺察，若忍、若樂、若慧、若見、若觀，是名毘鉢舍那」（大正一六·六九八上），毘鉢舍那（vipaśyanā）就是觀。

E、小結

總之，「佛法」的解脫道，是以正見（samyag-drṣṭi）為先的；慧如房屋的梁棟那樣的重要。

(2) 初期大乘的空觀

A、源於「佛法」涅槃的勝義空

初期「大乘佛法」，直體勝義，同樣的以般若為先導，觀一切法虛妄無實，但假施設而契入的。「佛法」的涅槃（nirvāṇa），在《般若經》中，是空性、真如（tathatā）等異名。空觀（《瑜伽論》名為空性勝解）的開展，有種種空——七空，十四空，十六空，十八空，二十空的建立，是勝義空。

B、源於「佛法」三學的以慧導行

「佛法」說三學——戒，心，慧，以慧而得解脫。初期「大乘佛法」說六度——施，戒，忍，進，禪，慧，依慧為導而行菩薩道，依慧而得無生忍。慧——般若，是比禪定進一步的。

C、不同於「後期大乘」的信仰與理想的方法論

但出發於現實觀察的方法論，在後期「大乘佛法」中有些不適用了。如大涅槃，如來藏，我，自性清淨心，佛性等，是從崇高的信仰與理想而來的，只能以無數的譬

喻來說明，是一般人所不能知，現實正觀所不能得的。如在世間哲學中，這是近於神學，形而上學的。

(3) 後期大乘（虛妄唯識系）的唯識觀

A、遍計所執性

依禪定而來的瑜伽行派，沒有忘失緣起，但由於是「唯識（現）」，所以說：經說一切法空，是說遍計所執自性（parikalpita-svabhāva）空。《楞伽經》也還這樣說：「空者，即是妄計性句義。大慧！為執著妄計自性故，說空，無生，無二，無自性」（大正一六・五九八下）。

B、依他起性

依他起自性（para-tantra-svabhāva），是緣起法，是虛妄分別識，這是不能說空的。

C、圓成實性

於緣起法（唯識現）離遍計所執自性，契入真如、空（所顯）性，是勝義有的。

D、小結

這樣，勝義空觀被局限於妄計自性，所以經說「一切法空」是不了義的。但空性由空所顯，所以空性、真如是無分別智（nirvika-jñāna）所證知，還是慧學。

2、重定學系統——後期大乘（真常唯心系）的唯心論

「真常唯心論」以如來藏，藏識（本淨）而明一切唯心，所以外境是空的，妄心也是空的。

(1)「一切法空」是不了義

阿賴耶（本淨）為惡習所熏而變現的，妄心、妄境都是空的，如《密嚴經》說：「藏識之所變，藏以空為相」（大正一六・七七三下）。這就是《大涅槃經》所說的：「空者，謂無二十五有」（大正一二・三九五中）；《勝鬘經》所說的「空如來藏」。如來藏、自性清淨心體——空性智，無垢智，與清淨佛法（功德）相應不相離的，是不空的；說「一切法皆空」，當然是不了義的。

(2) 清淨的深定所觀見，不是勝義觀慧所及

眾生本有的清淨智體，不是勝義觀慧所及的；唯心與修定有關，所以如來藏、藏識（本淨）我，是清淨的深定所觀見的。《大涅槃經》說：「是大涅槃，即是諸佛甚深禪定」（大正一二・四三一中），不是與《密嚴經》有同樣意趣嗎？修定——修心而開展出唯心說，唯心說重於禪定的修驗，可說是非常合適的。

3、結論

總結的說，以現實緣起為依止而明染淨的，重於般若；以形而上的真心為依止而明染淨的，重於禪定。